

旋移小艇采莲房。
燎过水沉天正午。
一枕闲消夏日长。

王同祖
夏日金陵制幕即事
荷花池畔竹凉床。

石涛
行来不觉衣衫湿。
翠滴阴浓日午收。

坡头想见读书楼。
一带长林送远秋。

《长夏山居图》题诗



古人的驱蚊妙招

■ 刘广荣

古人为方便驱蚊和打蚊子，制作了手持驱蚊工具——“避蚊扇”和“棕拂子”等。唐代的刘恂在《岭表录异》中说，外形好像青鹊的蚊母鸟，它的嘴又大又长，经常在池塘捕鱼。它鸣叫的时候，就有蚊子从嘴里飞出来。人们采它的羽毛做扇子，可以避免蚊子叮咬，用蚊母鸟羽毛做的“避蚊扇”，只要用手轻轻一摇，就令蚊子闻风丧胆。现代科学家研究发现，蚊母鸟是夜莺的一种，喜食蚊子。

“棕拂子”驱蚊很常见。清代曹庭栋在《养生随笔·杂器》中写道，棕拂子，棕榈树叶制作，用细丝线，从上至下连接叶柄，可用手拿着。夏天，手持棕拂子，可以驱逐蚊子。棕榈叶做成的“棕拂子”还氤氲着香气，给人清新雅致的感觉。

蚊幌驱蚊。蚊幌与现在的防蚊网相似，挂在门口和窗户上。唐代的元稹在《景申秋八首》中的第二首中云：“蚊幌雨来卷，烛蛾灯上稀。啼儿冷秋算，思妇问寒衣。帘断萤火入，窗明蝙蝠飞。良辰日夜去，渐与壮心违。”

栽种驱蚊植物。古人通常在屋前屋后，篱笆内种一些散发特殊气味的花草树木。艾草、七里香、藿香、丁香、柠檬、棕榈等。古人花前月下乘凉，既闻到绿色植物和花草的香味，又可以防止蚊子的叮咬，可谓赏心乐事。

佩戴香囊。古人热衷于佩戴香囊，明清时期很流行。香囊由薄荷、紫苏、八角、茴香、藿香等中药材制成，既提神醒脑，净化空气，又能驱蚊，对身体健康十分有益。

烟熏驱蚊古而有之。南宋的陆游在《熏蚊效宛陵先生体》中云：“泽国故多蚊，乘夜吁可怪。举扇不能却，燔艾取一快。”诗人用扇不能赶走蚊子，只好点燃艾草驱蚊。

北宋的苏轼《格物粗谈》记载，端午的时候，收贮浮萍，阴干，加雄黄，取一纸条缠住，像香一样烧，这样可以祛蚊子。

明代的谭贞默在《谭子雕虫》一书中写道，蚊子怕烟，古人以艾草熏之则溃。可是，有些地方很难买到艾草，人们就拿幔、鼈、鼈等骨头作为驱蚊药，用纸包裹，足足三四尺长，在傍晚的时候烧烟熏蚊子，蚊子也会逃避三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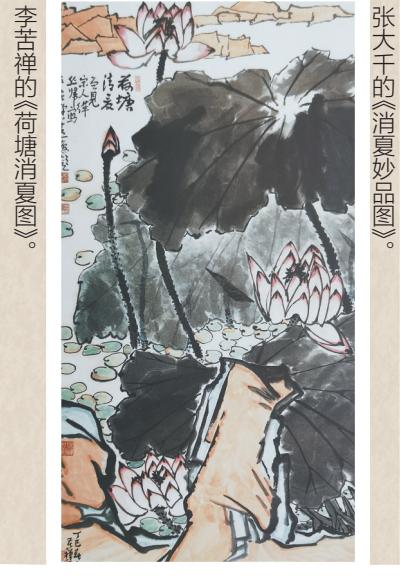
古人还利用艾草、桉叶等芳香植物制成“火绳”驱蚊，具体做法是将老艾草、桉叶等芳香植物摘回家，编织成一条条“绳”，放在没阳光直射的地方晾干。“火绳”，也许就是蚊香的鼻祖吧。

吸蚊灯灭蚊。吸蚊灯，一般铜铸，灯身锥形或者茶壶形，顶端是一个圆口，左侧开一个喇叭形的大圆口；大圆口里面是灯芯，灯芯下面装燃油；灯身右侧是提手；吸蚊灯点燃之后，因里面受热，外面的一股股凉气从喇叭口吸入，蚊子会被这股气流吸进灯内烧死。吸蚊灯，设计简单，操作容易。明代《金瓶梅》一书中已提及此灯。清代的吸蚊灯，经久耐用，更上层楼。这种灭蚊神器，是我国古代能工巧匠长期与蚊子较劲的结果。

我国古代的灭蚊缸堪称一绝，“技术含量”最高，它开创了低碳灭蚊的先河。在院内或者室内放置一只或者多只大缸。缸内放些石头，栽几棵绿植，盛少量水，养些青蛙。由于蚊子喜欢在阴凉的水面上活动，在水中产卵繁殖后代，如此一来，这些盛水的大缸充满了诱惑力，成了蚊子必不可少的活动场所。只要它们一靠近大缸，就会成为青蛙的口中餐。

文史荟

投稿邮箱 382552910@qq.com



避暑度夏历来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。在没有空调之类纳凉设备的时代，人们往往去大自然寻得一方清凉世界，或到山野纳凉，或到水畔避暑，或到林间消暑……面对多彩的避暑消夏情景，古今画家用手中的笔，或捕捉人们的避暑度夏镜头，或再现前人的避暑度夏场景，或诠释自身的避暑度夏心境，留下了许多与避暑度夏相关的画作，这些画作成为画坛一亮丽的艺术风景，让人品赏不已，更让夏日里的人有缘体会“观画生凉”，享受凉意自生的时光。

柳荫留客处 正是避暑时

在夏天，寻得一个清幽凉快之处，喝茶品茗，为避暑度夏的妙招。这从明代唐寅的《事茗图》中可见一斑。唐寅的《事茗图》创作年代不详，大小为31cm×106cm，纸本设色，图中山环抱，山石耸立，劲松苍翠，飞瀑如练，溪水潺潺，小溪上横卧一板桥，一文士策杖造访，身后一书童抱琴相随，前方有茅屋数间。茅屋里一文士正倚案读书，书桌一头摆放着茶具。旁边屋舍内一童子正在烹茶。透过图画看到文人学士夏日置身山水间，相邀品茶，祛热消暑，怡然自得的景象，恰如唐寅在图中题诗所云：“日长何所事，茗碗自扶持。料得南窗下，清风满鬚丝。”

夏天时，山中是个清凉世界，山高气清，绿荫环绕，盛夏似秋，堪称避暑的好去处。在画家眼中，山中避暑常是其笔下的题材，如明末清初画家石涛绘有一幅《长夏山居图》立轴，纸本墨色，大小为51cm×29.5cm，现藏沈阳故宫博物院。图中山岗绵延，远处树木葱郁，左偏下方可见山居一隅，中下方可见一板桥连接两岸，一士人正从桥上走向山居方

向，一派悠然的消暑度夏场景。左上方题曰：“一带长林送远秋，坡头想见读书楼。行来不觉衣衫湿，翠滴阴浓日午收。”从题画诗中可以看出，画中的山居就是读书楼，在清凉的山中读书度夏，堪称妙策。

一些乡村环境清幽，绿树环绕，流水潺潺，清风夹道，成了消暑度夏的佳处之地。清代著名画家王翚创作的《江村清夏图》，纸本设色，他用精细简约的笔法和淡淡的青绿，就为人们展示了江村清夏图景，图中山丘起伏，溪流婉转，树木葱郁，远处淡烟如幕，近处村舍依山傍水，掩映林间，错落有致，曲径通幽，宛若世外桃源。细细端详《江村清夏图》，足以激发人们要去乡村寻得一方清幽之处，消暑度夏，爽身宁神，怡情养性。

林荫之下好纳凉。许多画家描绘夏天纳凉图时，常以林荫为题材，清末著名画家任伯年就是其中之一。他曾创作许多纳凉题材的画作，如《柳岸纳凉图》《竹林深处图》《桐荫吹笙图》等，其中一幅《柳岸纳凉图》手卷，纸本笔墨，大小为20.9cm×92.9cm，创作于1892年，现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。从画面来看，一条宽阔河流悠悠流淌，河岸畔几株高大柳树，柳枝婆娑，随风摇曳，曼舒绿袖，留下绿荫，撑出清凉，一高士在柳树下席地而坐，双手捧着一本书，在凉绿里读书消闲，怡然自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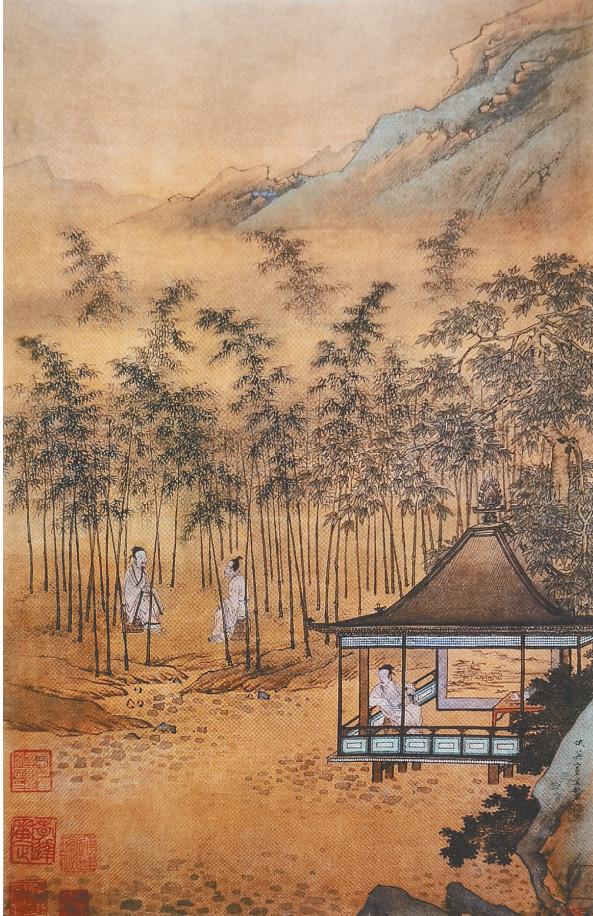
弹琴赏荷 乐不思归

近现代著名画家张大千对夏天如何消暑纳凉有自己的见解，这在他笔下的《纳凉图》《消夏妙品图》等画作中可见一斑。如他的《纳凉图》创作于1930年，大小为51cm×29.5cm，纸本设色，图中有一挺拔大树，树旁依偎着一个高高的藤架，在树和藤架

古来画家多有以“夏”为题的画作。翻阅名家画集，发现个中就有不少与消暑纳凉相关的作品，端详品赏之下，顿有赏画生凉之感，夏日得幽之趣。

妙哉！ 赏画生凉

■ 缪士毅



明代仇英的《竹梧消夏图》。本文图片均由作者提供

浓荫之下，两位士人对坐在巨石上，一士人袒胸露乳，手持一扇；另一士人手抚一琴。浓荫下，微风时拂，或弹琴取乐，或谈天说地，尽情享受天然纳凉之趣，惬意！他的《消夏妙品图》创作于1930年，大小为32.5cm×21cm，纸本设色，图中一小半绿皮黄瓤的西瓜、一小片红瓤西瓜、三个菱角自然摆放着，让人口馋。西瓜历来为消暑佳品，皮薄汁多，味甜而香，风味绝佳，食后“香浮笑语牙生水，凉入衣襟骨有风”（元·方夔《食西瓜》诗），烦暑顿消。

夏日里，水畔历来为消暑度夏的绝佳处，风行水上，凉意拂面，清爽宜人。近现代著名画家傅抱石对水畔消夏情有独钟，1961年，他以著名度假避暑胜地镜泊湖为题材，创作了《镜泊消夏》画作，大小为28.1cm×40.2cm。他笔下的镜泊湖水域平阔，波光粼粼，游船穿梭，沿岸树木葱茏，房子掩映其间，尽显消夏佳境之魅力。细细品画画面，仿佛置身其间度假消夏，但觉风行水上，碧波送凉，身爽心宁，乐不思归。

欣赏绿荷池，是夏天的一大快事。

现代著名书画家李苦禅喜爱夏天的荷花，荷花是他笔下的创作题材之一，曾创作《荷塘夏色》《荷塘消夏》等荷花画作。如他的《荷塘消夏》创作于1977年，大小为129cm×69cm，纸本设色，画面展示荷塘田田荷叶，灼灼丽葩，翠盖红伞，风流丽质，绰约芳姿，美不胜收。细细品赏《荷塘消夏》，但觉荷风从画中扑面而来，颇有“荷花池畔暑气收”之感，足使炎炎夏日顿时减去

了几分暑气，好不惬意。

茂林修竹 诗画消夏

茂林修竹间，空气清新，是消夏纳凉的好地方。著名画家李可染绘有一幅《茂林清暑图》，创作于1982年，大小为68.7cm×45.6cm，图中林木繁茂，蓊蔽蔽日，尤其是作者通过泼墨加积墨，将山与林木若分若合、欲似不似的景象刻画得淋漓尽致，平添了静谧清幽的意境，让人有暑日得幽之感。图中可见林间建有一山居，两人对坐其中，享受林间静谧和清凉，颇有“清凉到此顿疑仙”之感，烦热法解。

有趣的是，许多画家在创作消暑纳凉图时，喜欢在画上题诗，诗情映衬画意，画意倍添诗情，诗画交融，妙趣横生。明代沈周在《松阴高士图》上题诗曰：“十亩松阴匝地铺，坐来尘虑觉全无。”寥寥数语道出了高士无忧无虑在浓荫铺地的松树下休憩的情景。明代唐寅在《桐荫清梦图》上题曰：“十里桐阴覆紫苔，先生闲试醉眠来。”桐荫里清凉自在，酣然入睡，一切烦恼早已度外。清代画家石涛在《桐阴寻句图》题道：“百尺梧桐半亩阴，枝枝叶叶有秋心。”

露出了高大梧桐树遮阳蔽日，绿荫如盖之状。清代画家王翚在《桐荫消夏图》题识中写道：“辛巳长夏屏迹湖村，时清风送爽，桐竹交阴，顿觉心旷神怡，作此消暑。”字里行间流露了桐荫下消暑之妙。

炎夏之时，到博物馆，或图书馆，或在家中品赏著名画家笔下的消夏图，感受“赏画生凉”之美，岂不妙哉？

三部散佚的《琼州府志》

明代前期，海南经济、文化出现一波持续显眼跃升，被誉为“海滨邹鲁”。人物之著者，以成化二年（1466年）秋，薛远、邢宥、丘濬等“海南三贤”一个月内先后擢升朝廷要职为顶峰标志。

另一个标志是，明代前半期的地方志也是一派繁花硕果，截至1521年《琼台志》问世时，共完成全岛性地方志六部，其余五部为明初蔡微的《琼海方舆志》（先后三版）、永乐和成化两部《琼州府志》（以下分别简称为“永乐志”和“成化志”）、临高举人王佐的《琼台外纪》，以及1456年成书的景泰《琼州府志》（简称“景泰志”），皆已散佚。算来平均每25年就涌现一部全岛方志，密度之高，史上仅有。至于州县志，如《郡城志》《会同志》《崖志》《儋志》等，就更多了。

《琼台志》现存本中，共有37处提及“永乐志”。由于看不到永乐志的序文，我们对其背景所知甚少，加上撰修班子不明，因此后人连书名都只能依据成书时的年号推断——永乐《琼州府志》。

根据《琼台志》“岁贡”中，唐胄对崖州学贡的一条按语有“以永乐十六年志为主者”的表述，可知“永乐志”成书于1418年。

尽管永乐志已经亡佚，但正德《琼台志》的一个重要部分“舆图”，底本却源自该志，可以想见唐胄当时应该见到过永乐志全书。“永乐志”的另一个重要遗存，是嘉靖《广东通志》里

明代《琼州府志》的《琼州府志序》（残本），夹缝页边有“刘公亦嘗有是舉而未就遂協音韻以成之”字样。

正德《琼台志》中的《琼州府志序》（残本），夹缝页边有“刘公亦嘗有是舉而未就遂協音韻以成之”字样。

分县记载的1281个黎村名称。

此后的1456年，景泰《琼州府志》刊行，但是连唐胄都没看到多少，征引更少，只有4处，后世对“景泰志”的全书架构和具体内容不得而知。

成化《琼州府志》于1478年问世，共十二卷。唐胄纂修《琼台志》时，案头的各种旧志中，成化志应最为完整，由于撰者是海南卫左所（驻定安县）举人刘预，因此也简称“刘志”。《琼台志》共有6处注明引自“成化志”，14处引自“刘志”，不过这只是引文的冰山一角，因为古代出版甚是不易，必须惜墨如金，非注不可才注。

成化（1465年—1487年），大体上是明代海南社会发展由盛转衰的转折点。《琼台志》中，成化年间的材料特别丰富，勾勒出一个相对清晰的截面年轮，甚有价值，而材料几乎全部源自“成化志”，概略算来，有数百处之多。

“成化志”异于他志的地方，是高度评价两年前受刑部审讯、愤死于狱的首位兼“整饬兵备”广东副使涂斐，将其赞誉为“自开道以来罕有”的“有为能吏”，说他督治下严明安乐，“牛马满野，夜户不闭”，死后“乡落黎峒”痛定思痛，无不感戴，与后世《明史》对涂斐“皎然志节之士”的定位相符。《琼台志》传承了“成化志”大部分相关记载。

法理上不能列入“名宦”的涂斐，由此成为传世皇朝史料中事迹最多、分量最重的治琼功臣，没有之一，体现了“成化志”主事者实事求是，申达民意，拒绝看风使舵的勇敢担当。就此而言，涂斐与“成化志”皆堪称传奇。